

# 窥探《野草》中的战士意象

郭子敬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DOI:10.32629/er.v9i3.6925

**[摘要]**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里有四个显著的战士意象：枣树、过客、这样的战士和叛逆的猛士，这四个战士意象诞生于不同的时间，拥有各自显著的特色。该文章通过分析不同战士意象的特色，对其变化进行比较，探究作者的思想变化。枣树的特点在于坚决斗争、要取得最后的胜利，虽然受伤但是仍然战斗。该研究试图用柏拉图“洞窟”与原型批评对过客意象进行解读。这样的战士虽然勇猛而坚韧，但是底色仍然是悲凉的。叛逆的猛士变得乐观昂扬，不再是孤身鏖战的悲情英雄，而是拥有启蒙民众的力量胜利者。该研究认为鲁迅把《野草》作为自我疗救的书写，在反抗绝望中走出黑暗，更加乐观地进行着战斗。

**[关键词]** 鲁迅；野草；战士意象

中图分类号：I210.9 文献标识码：A

## Exploring the Warrior Image in Wild Grass

Zijing Guo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bstract:** Lu Xun's prose poem collection Wild Grass features four distinct warrior images: the jujube tree, the traveler, "such a warrior", and the rebellious valiant. These four images emerged at different times and each bear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By analyzing the traits of these warrior images, comparing their transforma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the author's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

The jujube tree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resolute fighting spirit and determination to win the ultimate victory; it persists in combat despite being wounded.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traveler image through the lens of Plato's "Allegory of the Cave" and archetypal criticism. "Such a warrior", though courageous and tenacious, is underpinned by an undertone of sorrow. In contrast, the rebellious valiant embodies optimism and high morale—no longer a tragic hero fighting alone, but a triumphant figure endowed with the power to enlighten the general public.

This study argues that Lu Xun regarded Wild Grass as a form of writing for self-healing. Through resisting despair and breaking free from darkness, he advanced towards more optimistic engagement in his struggles.

**Keywords:** Lu Xun; Wild Grass; Warrior Images

## 引言

战士意象在《野草》的诸多意象中尤为突出。鲁迅在不同的文章里使用了一系列的战士意象，从时间上看可以发现战士意象的变化。1924-1926年风云变化，重大事件接踵而至，鲁迅面对不同时期社会现状，思想产生了一些变化，社会的变化以及鲁迅思想的变化使得战士意象也发生了变化。

《野草》不是一部直接反映当时社会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具有鲜明个人色彩的鲁迅内心自白。文章试图通过分析鲁迅思想的变化探究战士意象的不同以及导致这些不同的原因。文章选取《秋夜》《过客》《这样的战士》和《淡淡的血痕中》四篇，逐一分析战士意象：战士必须有作为他者的敌人使之成为战士。枣树的敌人是奇怪而

高的天空，枣树的战士意象主要体现在执着坚守、乘胜追击；过客的敌人是身后的世界与脚下虚无未知的道路，《过客》里的战士意象主要是过客在坚持地走；《这样的战士》里的敌人是文人学者慈善家等伪君子，战士意象是斗志昂扬、执着不息的叛逆猛士一次次举起投枪；猛士的敌人是造物主，与造物主斗争的方式是唤醒、启蒙民众。这四篇文章分别写作于1924年、1925年春、1925年冬和1926年，在创作时间上几乎贯穿整篇《野草》，鲁迅笔下发展变化着的战士意象代表了鲁迅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因此战士意象对于分析研究《野草》具有一定的意义，《野草》研究对于研究鲁迅思想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 1 虽然受伤但仍决绝的枣树

鲁迅就用极不寻常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两棵枣树：“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sup>[1]</sup>鲁迅以从未有过的写法，把枣树这个战士意象展现给我们。枣树与“奇怪而高的天空”、月亮、星、恶鸟做着韧性而坚决的战斗。枣树以一种尽管受伤却毫不在意的姿态进行着战斗，枣树落尽了叶子，被打尽了枣子，但是“欠伸得很舒服”，虽然枣树身上有“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但是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枣树是清醒的，“他知道小粉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能看到充满乐观与希望的春天，也知道有艰难的秋天。枣树是坚决的，天空和月亮逃走了，星星眨着蛊惑的眼睛，这些枣树全不管，他既不痛苦也不绝望，一意要制奇怪而高的天空的致命。枣树的战士意象突出表现为坚决的斗争，就算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天空惧怕他，月亮也逃走了，他知道这不是最后的胜利，依然用铁一样的枝干直指天空，坚决地要取得最后的胜利。1920年《新青年》编辑部转移到上海，1922年休刊，鲁迅留在北京，《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他依然像枣树一样坚持而孤独地奋斗。枣树有一身“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笔者认为这或许与鲁迅的痛苦有关，《新青年》的分裂，弟弟的绝交信，与朱安不幸的婚姻，以及自己肺结核的疾病，这些精神与身体的痛苦都诗化升华为被竿梢伤害的皮伤。然而枣树并没有因为伤痕而停止战斗，而是选择了“护定”，这样护定的态度就是准备以韧性而坚决的态度作长久的斗争。

## 2 上下求索的过客

《过客》以诗剧的形式塑造了过客、小女孩和老翁的形象，因为是戏剧，所以在表达上以过客形象代替战士意象。女孩是天真幼稚的阶段，过客是苦苦追寻、不停抗争的阶段，老翁是在放弃追求、消极悲观的阶段。三人对于前路有什么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女孩看到野百合野蔷薇，老翁说那里只是坟，过客想探求在坟之后有什么。女孩与老翁对比衬托了过客的形象，他们在眼界上只能看到现状，在行动上也在此停留不前，只有过客用行走来对抗虚无。小女孩想要给过客一块布来裹他的伤，过客犹豫纠结之后拒绝了这好意，因为接受这份温柔自己或许就无法继续行走，迷醉在温柔乡中。前路的未知不能让过客畏缩不前，身上的伤不能让他停留，温柔乡也不能让他迷醉。他是坚强的、清醒的、勇敢的“我非得走”的过客。在“我非得走”的过客形象代表着觉醒者的探索精神。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洞喻理论”，囚徒面向洞壁，是蒙昧者，其中有一囚徒从洞中走出。沿着隧道听着呼唤的声音，迎着未知向前走去，这不就是过客的形象么？形象的颓丧是因为刚刚摆脱囚徒的身份，意识的迷茫是

因为不确定能否走出洞穴以及洞穴之外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行动的僵硬是因为自己的行走并非出于本能驱使，而是听着前面的声音“被强迫着走”<sup>[2]</sup>。不难看出鲁迅思想中有很大一部分受到了尼采的影响，过客能听到有个声音在召唤，查拉图斯特拉也能听到召唤；过客是孤身一人的，查拉图斯特拉也是孤身一人，没有人愿意跟随，即使有也不能够跟上他的脚步。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启蒙者。

过客的行走本质上是追求超越的行为，过客想要超越黑色的染缸一样的现实世界，也要超越在环境之下的虚无本质。他反抗、超越的方式是“我非得走”，在行走的过程中，如同西西弗斯一样，用推石头上山的过程中寻找到了过程本身的意义，就像追逐着太阳的夸父，虽然身体倒毙在路上，但是探索的姿态成为了永恒。过客行走着，就算终此一生找不到坟地和野百合之后的东西，也在行走中获得了意义，在路上战胜了虚无。过客抗争的并不是“回到那里去”的现实世界，那些已经在他脑后了，他战斗的对象是生命的虚无，他所要探寻的是生命终极的意义——在坟地和野百合之后有什么，《过客》是为探索者所作的颂歌，过客的战士意象以“行走”的行动对抗着未知的恐惧，对抗着环境的虚无，过客行走的行动本身就是意义。《过客》是鲁迅在脑海中构思将近十年的作品，是什么样的触发让他动笔写下这幕短小话剧呢？在《过客》写成的前一天，1925年3月1日鲁迅写了《长明灯》这篇小说。《长明灯》的主人公是一个启蒙者，因为想要熄灭村里古旧的长明灯，他被村民关了起来。这是一个蒙昧者迫害启蒙者的故事，仿佛把神之钉子钉上十字架。《长明灯》的主人公与《过客》的主人公或许想到了蒙昧者的无可救药，或者是认为自己还没有资格启蒙别人，这位先觉者踏上了他的探索之路。这条探索之路背后是黑暗的旧世界，他的探索不是为了自己，他要探寻的前方是超越了坟的前方，也就是超越了个人死亡的未来，这个未来是民族的未来，也就是在身后的封建王朝腐朽倒塌之后，我们的民族何去何从，要向什么方向发展，过客要寻找的是民族的出路。

## 3 这样的战士的悲凉底色

《这样的战士》里的战士意象无甲无胄，只有他自己和最原始的投枪。他孤身一人走进敌人的“无物之阵”，敌人的点头、好名声的旗帜、好花样的外套，是那么繁多庞大。敌人的“无物之阵”充满了不可战胜的气氛，压迫着独战的战士，而且他们全然不见踪迹，只能看见点头、看见旗帜、看见外套。正如邵荃麟所说：“连真正的敌人都看不见，连愤怒都无处可写，连绝望的战斗都无处战斗……这才是战士最大的悲痛，才是绝望以上的绝望。”<sup>[3]</sup>好名声的旗帜所标榜的是他们的身份，什么慈善家、君子；好花样的外套所宣扬的是他们的价值，什么道德、学问。钱理群认为：“这种身

份词语与价值词语的垄断，正意味着一种具有欺骗性的语言秩序、社会秩序的建立与垄断”<sup>[4]</sup>。

“君子们”就是用这样的话语与权力获取了道德高地，垄断了社会秩序，并且利用这样的权力压迫异己力量，使他们茫茫然找不到敌人，使反抗的战士灭亡或同化。战士并不开口，因为一开口就不得不使用他们的话语，落入无物之阵的圈套。于是这样的战士无论境遇如何，固执而坚定地举起投枪，向着伪君子们投去。《这样的战士》里的战士意象是失败的战士，他成了戕害慈善家的罪人，他在无物之阵中衰老、被敌人耗尽了生命，但是他在失败之后依然举起投枪，《这样的战士》里的战士意象是悲情的，也是韧性的，像被砍掉了头颅仍然以双乳为目，不停挥舞干戚的刑天，这种韧性的抗争精神是不因胜败、不因生死而止息的。在无物之阵里孤身鏖战的战士的失败是意料之中的，也是现实的，但是鲁迅以温情的笔触为这个战士描绘了神话式的结局，与皇帝战斗而落败的刑天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看到了他挥舞干戚的身影，《这样的战士》里的战士意象也是如此，他失败了但是鲁迅还是给战士留了一个举起投枪的姿态。

#### 4 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猛士

1926年3月18日，北京爱国学生和群众抗议日军炮击大沽口炮台，走到段祺瑞政府门前请愿，段祺瑞政府悍然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造成死伤二百多人的骇人血案。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就是鲁迅在出离愤怒的情况下写的悼文与檄文，4月8日，写下了《淡淡的血痕中》。《淡淡的血痕中》不是为牺牲者流下的悲伤与怜惜的眼泪，鲁迅在这篇散文诗里揭露了统治者与良民的怯弱，叛逆的猛士与之前的《秋夜》《过客》和《这样的战士》不同，《淡淡的血痕中》里的战士意象：叛逆的猛士的篇幅较少，作者把要批判的对象：造物者与造物主的良民，描绘得淋漓尽致。他们是怯弱、善遗忘、愚昧微醉的。怯弱的造物主造就了怯弱的良民，良民因为自身的怯弱需要愚昧而且善遗忘。与此不同，世界还存在叛逆的猛士，他知道之前和现在的黑暗与不合理，他记得惨剧与苦痛，他敢正视鲜血——那为了自己而死的战友的鲜血，他要使人类苏生、能使天地变色。鲁迅并没有给猛士明确的形象，具体的动作，清晰的话语。而是直抒胸臆地描述他的能力。“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猛士也像先前的三类战士意象一样，对于现实世界有着清醒而明晰的认识，但是已经抹除了孤军奋战的个人色彩，转而投向了前三类战士并没有涉及到的领域——启蒙。猛士把启蒙当作自己的真正的事业，要唤醒怯弱的，沉醉于遗忘的蒙昧者，或者将他们灭尽，这里并不是像段祺瑞政府将他们的

形体毁掉，而是在精神上、在社会的氛围里，让这种蒙昧无处可去，自然也就灭尽了。然而这还不够，猛士还要让天地在他的眼中变色，这种“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宏大气度与宽广胸怀是之前三种战士意象都不具备的，一个人的力量固然有限，所以猛士要“使人类苏生”，要启蒙群众唤醒更多的人与他一起完成伟大的事业，砸烂吃人的厨房，掀翻吃人的宴席。

之前的三种战士意象虽然拥有坚韧、勇敢的精神，但是底色是黑暗的，他们在孤军奋战中舍生取义，虽然悲壮而崇高，但是只停留在战斗，并没有涉及战斗之后的胜利。天空和月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永恒的属性，相比之下枣树的生命是有限的；过客脚下的道路是那么漫长，结果是那么的渺茫；战士在无物之阵中死去。他们是孤独的殉道士，他们是崇高而终将失败的悲情战士。第四种战士意象与先前三种并不一样，作品的底色与结局已经有了乐观的希望，猛士将会是胜利者，造物主羞惭伏藏了，猛士终于使天地变色。

总的来说，《野草》中有四种战士意象，分别是枣树、过客、这样的战士和叛逆的猛士。枣树是坚守者、过客是探索者、这样的战士是战斗者、叛逆的猛士是启蒙者。四种战士意象都坚忍不拔但是各有侧重，鲁迅用简练的白描手法刻画出了他们性格中的突出部分，向我们展现了鲁迅在不同思想阶段，心目中理想战士的不同层面，这既是鲁迅召唤的英雄与战士，也是鲁迅对于自身思想的侧写。通过对战士意象的分析，可以厘清鲁迅是如何把《野草》作为自我疗救的书写，也能看出鲁迅是如何在反抗绝望中走出黑暗，更加乐观地进行着战斗。

#### [参考文献]

- [1]鲁迅.野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巩健.从洞穴隐喻看《野草》中启蒙者的自我剖析[J].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2019,19(12):138-142.
- [3]孙玉石.《野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37.
- [4]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1.
- [5]吴康.“现实的”与“哲学的”——关于《野草》的争辩[J].中国文学研究,2008(01):17-22+34.
- [6]汪晖.论《野草》的人生哲学[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7(03):62-73.

#### 作者简介:

郭子敬(2000.07-),男,汉族,山西临汾人,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